

## 识 字 班

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。

鲜姜台是个小村子，三姓，十几家人家，差不多都是佃户，原本是个“庄子”。

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，高低不平的。村前是条小河，水长年地流着。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，正午前后，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，自东向西地滚动着。

冬天到来了。

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，住得很好，分不出你我来啦。过阳历年，机关杀了个猪，请村里的男人坐席，吃了一顿，又叫小鬼们端着菜，托着饼，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。

而村里呢，买了一只山羊，送到机关的厨房。到旧历腊八日，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，给他们熬腊八粥。

鲜姜台的小孩子们，从过了新年，就都学会了唱《卖梨膏糖》，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。

他们放着山羊，在雪地里，或是在山坡上，喊叫着：

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
五谷丰登打满场，

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、青抗先同志们，这里很少提到他们。可是，在这里，我向你们报告吧：他们进步是顶快的，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：

第一，要不是这个年头，我们能念书？别做梦了！活了半辈子，谁认得一个大字呢！

第二，只有这年头，念书、认字，才重要，查个路条，看个公事，看个报，不认字，不只是别扭，有时还会误事呢！

觉到了这两点，他们用不着人督促，学习便很努力了。

末了，我向读者报告一个“场面”作为结尾吧。

晚上，房子里并没有点灯，只有火盆里的火，闪着光亮。

鲜姜台的妇女班长，和她的丈夫、儿子们坐在炕上，围着火盆。她丈夫是自卫队，大儿子是青抗先，小孩子还小，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。

这个女班长开腔了：

“你们第一班，今天上的什么课？”

“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……”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。妻子想笑话他，然而儿子接下去：

“换一个内阁！”

“当爹的还不如儿子，不害羞！”当妻的终于笑了。

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，紧接着：

“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？”

这个问题，不但叫当妻的一怔，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。他虽然和爹是一班，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，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，他说：

“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？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？”

当爹的便没话说了，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，她说：

## 她从天津来

旧历正月十五晚上，圆月皎秀。我们在家里举行一个团聚谈话会，庆祝苏联红军反攻大胜利，罗斯多夫、卡尔科夫、伏罗希洛夫斯克诸大城市的克复。这几个大城市，从德军兽性的蹂躏下面解放出来，《真理报》的社论标题：《罗斯多夫是自由了！》是全世界渴望自由的人们的同声欢呼。在炉边，我们怀念着那里的居民的欢乐，预望祖国的胜利。这时一个同志带进一个女客人，介绍给我们：

“×小姐，新从天津来，到边区还不过三天，愿意参加我们这个晚会。”

“欢迎，无限地欢迎。”主席代表大家说，“我们更愿意听听天津的情形。”

“虽然我从事变起就没离开那里，”×小姐说，“可是从哪说起呢？”她想了一想，慢慢地，节奏清晰地说了，就像城市里，深夜来到的巡更的木梆声响……我们静听着。

从“五次治强运动”以来，居住在天津市区的人民，更痛恨敌人了，因为全体人民的生活，都陷于绝望的境地。青年学生们从学校里出来，想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能，可是哪里有？女

枪瞄准。公鸡见他一举枪，就哇的一声飞起来，跳墙过院，一直飞到那村外。那鬼子不死心，一直跟着追，一直追到苇垛场里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。”

没到过水淀的人，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，有多么高。一到秋后霜降，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，捆成捆，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，垛起来，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，白茫茫一片。这些芦苇在以前运到南方北方，全国的凉棚上的，炕上的，包裹货物的席子，都是这里出产的。

老头儿说：“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，那鬼子也跟上去，攀登上去。他忽然跳下来，大声叫着，笑着，往村里跑。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，问他什么事，他叫着，笑着，说他追鸡，追到一个苇垛里，上去一看，里面藏着一个女的，长的很美丽，衣服是红色的。——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，他们想这个好欺侮，一下就到手了。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，找不到东西吃，早就气坏了，他们正要撒撒气，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，他们向前跃进，又嚷又笑，跑到那个苇垛跟前。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，刚爬到苇垛顶上，刚要直起身来喊叫，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。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，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，上前去救护他。这个时候，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，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，火光起处，炸死了三个鬼子。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，她才十六七岁，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，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。”

我问：

“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？”

老头儿说：

## 王凤岗坑杀抗属

汉奸变蒋军，王凤岗的部队，在大清河的边岸，开辟了一块小小的“根据地”，这与其说是“开辟”，不如说是篡夺。因为八路军追赶敌人去了，他却乘机“巩固”了后方。

他并且坑杀，不断地坑杀抗日战士的家属，一次竟用机枪扫射死三十个老弱。这是三十个光辉的生命，因为他们的子弟，在敌后苦战八年，一直到战败日本帝国主义者。

王凤岗杀死他们的父母妻子姐妹，不会再有心软而糊涂的人要问“他为什么要杀这么多抗属呢”了吧！

子弟兵的父母妻子姐妹流血了，血流在他们解放了的土地上，血流在大清河的边岸。那里水清人秀，是冀中区人民心爱的地方。他们被活埋了，就在这河的边岸！

这些死去的人，白发的或者是红颜的，在八年战争里，交出自己的儿子，送去自己的丈夫，送在门口，送在村外告诉他：

“不打走敌人，不要回来！”

青年战士们记着这些话语，战斗不息。

而王凤岗在他们的背后，坑杀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姐妹。

王凤岗杀死了这些抗属，那些盼望抗日胜利到来的人们，那些等待儿子丈夫归来的人！

“在哪里？”秋阁叫了一声把信拿过来，走到油灯前面去。她没有看信，她呆呆地站在小橱前面，望着那小小的跳动的灯火，流下泪来。

她趴在桌子上，痛哭一场，说：

“哥哥从小受苦，他的身子很单薄。”

“信上写着他作战很勇敢。”曹蜜田说，“我们从小好了一场，我想把他的尸首起回来，我是来和你商量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可是谁能去呀？”秋阁说。

“去就是我去。”曹蜜田说，“叫村里出辆车，我去，我想五天也就回来了。”

“五天？村里眼下这样忙，”秋阁低着头，“你离得开？我看过一些时再说吧，人已经没有了，也不忙在这一时。”她用袖子擦擦眼泪，把灯剔亮一些，接着说，“爹娘苦了一辈子，没看见自己的房子地就死了，哥哥照看着我们实在不容易。眼看地也有得种，房也有得住，生活好些了，我们也长大了，他又去了。”

“他是为革命死的，我们不要难过，我们活着，该工作的还是工作，这才对得住他。”蜜田说。

“我明白。”秋阁说，“哥哥参军的那天，也是这么晚了，才从家里出发，临走的时候，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。”

“你们姐俩是困难的。”曹蜜田说，“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。”

“什么恤金粮？”秋阁流着泪说，“我不去领，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，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，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。我能够生产。”

曹蜜田又劝说了几句，就走了。秋阁坐在纺车怀里，再也

## 张金花纺织组

安平河漕村张金花纺织组，包括金花、小尊、杏荣、大顺义四个人。我到她们的机房访问，金花正在机子上赶织四棚缙的斜纹花布。她正在青年，她的丈夫是个木匠，也参加了本村的木工合作组，房内除去纺织用具，就是钻凿斧锯。杏荣也是青年妇女，守在一旁给孩子们做活；小尊赶集卖布去了；大顺义是个中年妇女，去到村边站岗。

当初组织时，是因为过去她们几个人就合适，感情好，但是对于组织起来的好处认识并不深刻。虽然感情好，也顾虑到了自身的利益。所以在上级督促她们组织起来的时候，小尊正在赶紧纺着自己的紫花线，杏荣则愿意先打整上孩子们……各人迟迟不前。

这内中关键显然在于顶工的算法。县妇联和区干部，就分头征求她们的意见，以免会议上不好意思。

果然小尊的意见是：六两线子顶一个工，这是因为她是纺线能手，纺得快。而金花一听这个消息，脸就红了，因为她是织布能手，织得快，纺线工高，自然不妙。而大顺义纺织全不内行，也觉立功无路。

县区同志了解这情况以后，就帮助她们研究讨论计工顶工

把小剪，一把小锤，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就是在夜间，也可以随意取出使用。

他是一个农民，他爱惜这些工具。

他勤俭持家昼夜不息地劳动。他六十岁了，看来有些黄瘦；但在中年，他一夜砍完七亩黑豆，一夜和好一间房子那样大的一堆打坯泥，不知劳累。

他沉默寡言，说话的时候，几乎是闭着眼睛；当谈到种地的事情，他才活泼起来。

他常在吃饭的时候，和孩子们讲说种地的要点。但是孩子们好像并不愿意听，他对这点，很表示气愤，他说：“我教育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学里先生说的话，他们才认真记着！”

孩子们参加村里的工作，他的十八岁的女儿和二十岁的儿媳，都是村里的干部，儿媳曾经当选过劳动英雄。

他的影响，已经能在他的儿女身上看出。他全家人口都是那样健康、清洁和精于田间的劳动。

紧张的愉快的劳动，能够换来人生最珍贵的东西。当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瞥见了他的儿媳，正在外间耍着周岁的孩子。她是那么美丽和健壮，敏捷和聪明；孩子在她手里旋转，像一滴晶莹的露珠，旋转在丰鲜的花朵里。

他非常爱好清洁的秩序。他的牛圈里从来看不见粪尿，一层沙土铺在牛身下，他刷洗的小牛好像刚出阁的少妇。

他爱好干净，简直成了一种癖性。有人传说他起了猪圈，还要用净水刷洗。说他在“五一”的残酷环境，还要半夜里起来，叫媳妇提着灯笼，打扫完院子，才匆忙逃到野外去。

他的家庭充满团结的乐趣和劳作的愉快，劳动的竞争心和自尊心。每个人因为劳动觉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尊重别人的地位。



路，她们的收获很大。

生活上的最大变化，还是去年分得了苇田。过去，端村街上，只有几家地主有苇。他们可以高价卖苇，贱价收席，践踏人民的劳动。每逢春天，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，因此他家的苇子才长的那么高。可是到了年关，穷人过不去，二百户人，到地主家哀告，过了好半天，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戳铜子来。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！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。这样，对于今天的光景，就特别珍重。

1947年3月

过去穷人想盖一间房，比登天还难。她丈夫活着时，常对她和孩子们说：“住的房，反正我给你们盖上。”但是这只能成为一种苦痛的幻想的安慰，他至死也没得住上自己的房。

现在她家是三间北房，两间厦子。虽是土坯盖成，院里却很整齐干净，一围新篱笆，几棵嫩枣树，一个小猪圈，一头小牛。北房东间安一架织布机，她的十六岁的女儿正在机上抛梭踏板。

她以勤劳节俭教育自己的孩子，孩子们都从小养成勤劳朴实的习惯，出门就背上柴禾筐。

她回忆一九四一年大灾荒，她成天把裤带杀紧，就是野菜，也不能吃饱，每逢煮刺刺菜的时候，孩子们就集在她的身旁说：“娘，你多做点吧！”一天娘说：“我领着你们到姥姥家去吧！”母子们从河北面抱回一些南瓜来，吃了一顿饱饭。夜晚睡下了，小女儿伸手到娘的怀里说：“娘，我摸摸你有了肚子没有？”因为多少日子娘的肚子是扁的呀！

这是一种血泪的声音，记着这种声音，她说：“我要挣昂赌气地过！”她说：“我拉扯大了这几个孩子，我要对得住他爹。”她说：“要好好着混，我才对得住我那儿子。”

记着这种声音，她鼓励儿子参军。当儿子报上名回来说：“娘，我走了！”娘说：“你走吧！干什么就负什么责任，你可别开小差！”

李大娘对打败蒋介石，信心很高。她常给抗属们作比，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，八路军是杨二郎，准能打败他。她通晓不打败蒋介石不回家的大义，她请孟部长给儿子写封信，叫他知道家里富裕生活的情形，不要惦记家里，她说：“不容易熬到了今天！”

## 光复唐官屯之战

### 一

我军收复唐官屯之战，于十二日下午六时开始，由于我战士们无可比拟的英勇行为，从部队开始运动到完全占领该镇，为时不过一点钟。太阳衔山时，镇内秩序已恢复，记者访问担任突击任务之我野战军某营曹耀宗营长，曹营长称：我军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获得胜利，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军出击及火力的突然性。我军于唐官屯西北渡口攻入，战士抢渡深齐腰部之古运粮河，过河后，靠梯上房，历时不过十分钟。巷战时，我自动火器沿毛家公馆——平台——老爷庙一线高房突进。敌人无还手余力，迅速龟缩镇南一角，被我军聚歼。

### 二

收复唐官屯时，我战士猛压狠追的动作，使唐官屯居民誉为神异，战场纪律，尤其值得表扬。在战场上，我战士只知解决敌人，拿起武器，集中力量，节省时间，迅速完成战斗任务。居民对我军秋毫无犯的优良纪律称赞不已。

## 六

唐官屯居民于战斗未结束时即确信我军能攻占该镇，他们说：“你们（指我军）早拿早下，晚拿晚下，一拿就下。”居民对国民党军队之腐败无能，早经看透。但对我军之如此英勇神速，火力之如此强大，亦颇感惊奇。我战士于大街行进，妇孺争相观看。战斗即为最有效的宣传，唐官屯及其附近青年，热望能参加我军。

## 七

唐官屯作战时，我大军行进沿途村庄，街头全备有开水，父老寄以期望，祝以胜利。民兵及担架民夫，组织严密，动作迅速，他们沿运河奔跑工作，并向经过的村庄居民欢呼前方胜利情形。

## 八

指挥突击镇区之曹耀宗谈我军此次作战胜利经验：一、营首长精心计划，亲自察看地形，具体部署，对各种火力位置，突击道路，打击重点，特等射手负责的枪眼，均经详细规定。曲射火器，完成射击，观察着点。步炮协同，火力威猛。部队动作，有次序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不发生紊乱。二、各级干部清楚地观察敌人动态，按级报告，营长及时指挥。三、我战士三猛三狠的突击动作。四、通信联络严密迅速，不致发生误会。五、严守战场纪律，战士不为拣洋落分散作战精力。

1947年6月

## 随 感

### 一

我学习做群众工作，我访问贫苦的农民，我绕着村子，走进一家破烂的土坯房。我想这定是一家贫苦的人，我招呼一声，一个红眼睛的女人，抱着两个光屁股的孩子，从屋里应声出来；一个孩子吊在她的乳房上，一个孩子几乎要从她的胳膊上出溜下来。我想这是一个累赘的女人。她一定要我坐下，可是我一问到她，问到村里的事，她又什么也说不清，支支吾吾，有些害怕。我想这是一个傻女人，谁娶到这样一个媳妇，真是倒霉。我又去找她的丈夫，他正在房后的小菜园子收拾南瓜，我听见他和一个孩子说话，有情有理，有说有笑，可是我跳过篱笆，和他谈话，他又害怕起来，装聋做哑，叫人难以忍受。不久，他竟借故躲开我走了。

我有些生气，我从旁人打听他的出身、阶级成分，谁也说他受了一辈子苦，日子过得顶累；外号叫老蔫，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，当他说了一句半句，别人一笑他，他就赶紧吞回去，笑一笑完事。他顶胆小，他的一生遇见的倒霉事最多，受的罪最多，挨的骂最多，挨的打最多，并且得不到人们的同情，属于“受罪活该”的一种人。

## 香菊的母亲

香菊的母亲，今年三十七岁，在贫农里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。每当夜晚开会，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，她那把褂子的袖口，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，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，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。

她同香菊，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，她表现的却更冷静、顽强和有见解。在大会上，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，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。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，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，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。在大会上，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。这些意见刚一提出，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，她坚持着这个意见，沉着地向大家说服。有一次，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，她不服，她严厉地说：“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！”

她的脸孔很黑，她的眼睛更黑，每当她生气的时候，眼皮微微下垂，人们就知道，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。她并不刁泼，非常认真。贫农代表中，有她的一个邻舍，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，贫农要求把她罢免。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，她说，“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。”工

在斗争大会上，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。在群众愤怒的时候，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。同时，她顽强地坚持斗争。工作团一走，正是大秋，地主向人民反攻，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，包藏祸心，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。他们说：“这地是我家种的！”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，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。

在公审大会上，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。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，对敌人是一种奇袭。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，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，和那一套乞怜相；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，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！

这样，香菊的母亲的认识和行为，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，就更值得宝贵。它是一个信号，也是一个标志。她亲自动手，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！

香菊的母亲半生里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。她六七岁上，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，作为妻室。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，做了一辈子长工，饥寒劳碌，现在有了病，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。在地主家扛长工，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，对谁也不说一句话，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。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，就得当男变女，买东办西，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。在旧社会里，她也是一员闯将。

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，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，是香菊的弟妹，香菊的母亲，香菊的叔父。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，没有娶过妻室。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，每逢吃饭，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，夹上些菜，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，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。

香菊有个小弟弟，今年才三岁，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，我

吧？人家说：是。我说：前两天，老郭来磨刀子，你们见他来吗？人家说：来着，磨了刀子，他就说肚子痛。我叫他喝米汤，他也不喝，定要回去，他说家里人还结记着哩，就走了。俺家掌柜的劝他养一养再走，他说死在哪里，就算哪里吧！抱着肚子走了。

“没法子，我就又拉着兰瑞回来。在道上兰瑞说：俺哥要是早些当了八路军就好了，也叫鬼子抓不了去。我说：孩子，先别管他吧，先把你爹找着。走着走着，兰瑞说：前面那不是俺大姐吗，看走动是她。走近了，可不就是俺家大闺女，是我前些年把她卖了的。她先放声大哭起来说：找着俺爹了，就在那条旧公路上。娘儿仨哭着跑到那里，人死了好几天，还穿着他那破袍子，抱着肚子。大闺女到她婆家叫来几个乡亲，抬回家来。邻舍们说：要不俺们就帮凑着给他买个棺材吧！我说：亲人们，你们也都不富裕，赶上这个年月，就叫他这么去吧。俺家当家的，苦了一辈子，临死落个冻饿而死，箔卷席埋，连个薄皮子棺材也没使上！”

老大娘诉着苦，就呜呜哭起来。别的老婆们也对着擦泪，有一个老婆就说：

“瑞她娘一辈子的苦处说不清。那年坐了月子，三天里就绕家借粮食，自己去推碾子，风摆的她那脸刹白刹白的，我都替她害怕。”

“谁不是一样，提起那些日子，唉！”老婆们全唉声叹气。

老大娘又说：“他爹死了，我就一天家想念俺那冬学，咒骂那些汉奸为什么就没有个死！有一天，快黑了，我端着一升高粱正要推碾子去，一转眼，看见俺家冬学站在拐角那里，啊！我那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唉，俺那儿啊，黑干削瘦，腰都直不起



各地我们的部队、游击队、党委和人民，都在狂欢的声浪里倾听着毛主席要对他们讲些什么。

今天夜里，群众拥挤在毛主席的大像前面瞻望，我想他们也是怀着这种心情的。

解放天津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里，将被辉煌地记载在人民的历史上。

解放天津，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。人民的光荣忠实的子弟，用他们的激奋才智，用他们的鲜血洗除祖国土地上的悲辱。后方的人民，在腊月寒冬，竭尽力量支援了解放天津的战争。北方的道路为车辆人马堵塞，他们砸通冰冻的河流，使运粮船通行。争取一时一刻的时间，把力量送到前方来。

在乡村，曾有多少夜晚，碾棚里的油灯，彻夜不灭，曾有多少夜晚，农村的妇女围在灯前缝制战士的棉衣！

战争实现了他们的愿望。

现在，光彩夺目，漫长的红旗，在天津迎风招展。壮大的工人的行列，并举着高大的红旗，红旗举在他们手中，特别显得有力，旗在召唤。

天津的工人同志，多少年来在心里向往着红色的旗帜。今天，他们从心里把红旗扯出来，招展在他们的厂里。

每个人走在街上，都从自己的过去，了解天津的解放，对他的重大意义。有一个青年学生写了一首歌，从“三一八”的悲痛，唱到今天的快乐。在这狂欢的夜晚，在这样盛大的集会中，在每个人的眼前也展开一条路，为人民努力工作的宽阔的道路。

1949年2月